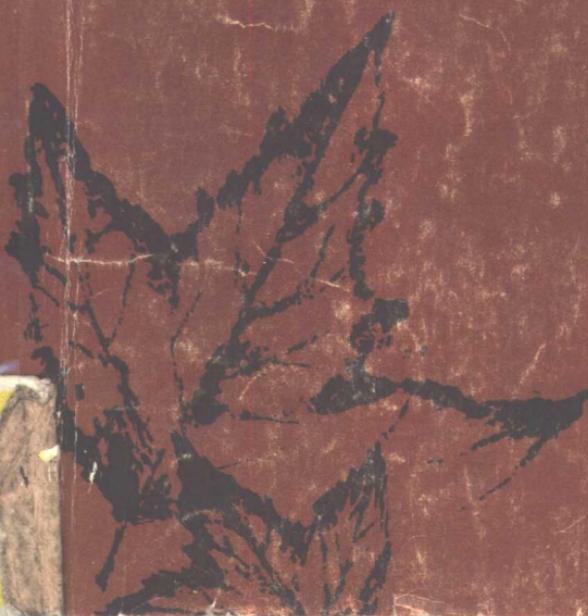


# 萧红文学之路

铁峰著



# 萧红文学之路

铁峰著

哈尔滨出版社

20·5· 大连、书、

责任编辑：韩长俊  
封面设计：王向群

萧红文学之路

xiao hong wen xue zhi lu

铁峰著

---

哈尔滨出版社出版

大连印刷工业总厂印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32开本 8印张 165千字

1991年5月第1版 1991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6000册

---

ISBN 7-80557-403-0/I·88 定价：3.80元



作者照片

铁峰，1935年出生，吉林省人，1960年毕业于哈尔滨师范大学中文系，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研究所副研究员、中国作家协会黑龙江分会会员。五十年代初期开始文学写作，六十年代开始萧红研究。发表《萧红传略》、《萧红故家》、《萧红创作面面观》等四十余篇文章，现从事东北地区文学史的研究与写作。

# 目 次

一	故家 .....	(1)
二	性格的成因 .....	(9)
三	文学启蒙 .....	(18)
四	一个不安分的女学生 .....	(28)
五	离家出走 .....	(39)
六	落难旅馆 .....	(52)
七	是爱情也是需要 .....	(65)
八	踏上文学之路 .....	(73)
九	萧红当作家之谜 .....	(83)
一〇	在哈尔滨时的创作 .....	(92)
一一	逃亡 .....	(103)
一二	在鲁迅门下 .....	(113)

一三	从《生死场》谈起 .....	(123)
一四	爱的苦酒 .....	(132)
一五	痛苦出诗人 .....	(139)
一六	表现自我 .....	(153)
一七	思想性格的集中体现 .....	(161)
一八	婚变 .....	(173)
一九	创作思想的嬗变 .....	(184)
二〇	在香港 .....	(197)
二一	长篇《呼兰河传》 .....	(205)
二二	未完之作《马伯乐》 .....	(220)
二三	她走到了人生的终点站 ...	(228)
附	萧红著作系年目录 .....	(238)

## 一 故 家

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家。它就象一棵棵树木，盘根错节，伸枝分叶，互相关连。对一个人来说，有的家对他影响小些，有的家对他影响大些，有的家可以酿成一个人终生的命运。萧红的家就属于后一种。

萧红不姓萧，她姓张，乳名荣华，原名秀环。萧红这一辈起名字，无论男女都用秀字，最后的字都带王字旁。这是从前汉族在起名字上的一种传统。可是萧红为什么单独破格把秀环改为乃莹了呢？这其中有个小小的故事。

据说一次母亲领萧红去外祖母家，母亲叫她秀环，被她二姨听到了。二姨向她母亲提出抗议，说她叫玉环，萧红怎可叫秀环？非让更改不可。她母亲便让外祖父给起个名字，外祖父便给起了个名字，乃莹。

外祖父姜文选，在家设馆教书，是呼兰、巴彦一带有名的饱学之士、大地主，拥有土地二百二十多垧（一垧十亩），曾被推举为黑龙江省会议员。萧红父很敬重他的老泰山，听说是老泰山给改的名字，自然没有提出异议。

现在有人不明旧理，却以萧红的名字既不用秀字，又无王字偏旁，说她不是老张家的孩子。看起来给孩子起名字还真得考虑考虑，若不也会造成后患，被人弄得夹缠不清。倘若用这种观点去推，是不是可以说，这个名字给改坏了？因为不叫秀

环而叫乃莹，她后来才叛逆地主家庭，被从张氏宗谱里除了名的？！

萧红祖籍山东省东昌府莘县十甲杨皮营村。乾隆年间，山东闹灾荒，土地兼并剧烈，大量土地被清朝王室征作王公贵族的封地，农民大量破产，衣食无着。破产农民为了活命，不顾清王朝的禁令，冒着生命危险，冲破重重封锁线，纷纷逃往东北。萧红的远祖张岱，则是在那个时期逃来东北的破产农民之一。

起初，张岱夫妇在辽宁省朝阳、凤凰城等地给旗户地主服役。后来在吉林省榆树县半截河子屯报领了一块明末遗民的弃地，垦田躬耕，遂定居下来。

萧红的曾祖兄弟三人：张明福、张明贵、张明义。嘉庆年间，张明福、张明贵兄弟二人首先来到黑龙江省阿城县福昌号屯开垦荒地。同治六年，张明义率领父母、妻小也来到黑龙江省宾县猴石开垦荒地。不久，两处皆发展成小康人家。

萧红的太祖同宗兄弟九人，他们在前辈的基础上拼力发展，家业迅速扩大。先后在阿城、宾县、呼兰、双城、五常、巴彦、绥化、克山、兰西、明水等十个县，广置土地和房屋。并利用剩余粮食往手工业上发展。开设有杂货铺、钱庄、粮栈、当铺、油房、酒厂，成为当时吉林和黑龙江两省最大的地主之一。势力之大，连地方官都不敢招惹。有些村子都是由她家开的杂货铺、油房和酒厂而得名。如阿城县的福昌号屯就是由杂货铺的商号福昌恒而得名。

到了萧红祖父那一代，由于俄日经济侵略的魔掌伸向农村腹地，造成农村经济危机，农民不断暴动，使这个新兴的民户大地主很快就衰落了。随着家业的衰败，导致了这个大地主家庭的分崩离析。

祖父张维桢生于道光二十九年(1849)二月初五，死于民国十八年(1929)五月初一。青少年时代曾读过十几年诗书。辍学后，适逢家业隆盛之际，一直赋闲在家。在他们这一代，东北的文化教育较前已有所发展，各大、中城镇都有了官学或私学。一般有财势的官宦、地主家的子女都有了接受文化教育的欲望，受过一定的文化教养。这个张家大粮户自然也不例外。但他们上学读书不是为了当官为宦，求得在仕途上的发展，只是为了更好地经营农商理财。从《东昌张氏宗谱》书里看，在萧红祖父辈行中，大都进过学堂，但无一个为官出仕的。只有一人行过医。

张维桢性格懒散，连经商务农也没兴趣。娶妻生女后，整天效鱼水之欢，享天伦之乐，唯一的兴趣和营生，也就是读读诗书，写写大字而已。

中年家庭分关时，他跟随父母生活在一起，析得呼兰的房地产，扶老携幼来到呼兰。到呼兰不久，父母双双过世。因他不谙经营，被伙计们坑害拐骗，当铺、油坊、酒厂先后倒闭，死守着几十垧地和房屋靠吃租子过活。后来三个女儿相继出嫁，幼子夭折。老夫妻俩为减少生活的孤单、寂寞，死后有人送终，将住在阿城福昌号的堂弟张维岳的三子张廷举过继为嗣。

萧红在《呼兰河传》里说：

“家里边多少年前放的东西没有动过，他们过的是既不向前，也不回头的生活，是凡过去的，都算是忘记了，未来的他们也不怎样积极的希望着，只是一天一天的，在他们祖先给他们准备好的口粮之中生活着。”

“我生的时候，祖父已经六十多岁了，我长到四五岁

时、祖父就过七十了。”

“祖父不怎么会理财，一切家务都由祖母管理。祖父只是自由自在的一天天闲着。我想，幸好我长大了，我三岁了，不然祖父该多寂寞。”

“祖父是个长得很高的人，身体很健康，手里喜欢拿个手杖。嘴上则不住的抽着旱烟管，遇到小孩子，每每喜欢开个玩笑……。”

他对萧红的思想、性格的成长有着很大的影响。

祖母范氏，生于道光二十五年（1845）四月十七日，死于民国六年（1917）五月二十一日。到呼兰后，一切家务都由她一人管理，精明强干，办事果断。但她毕竟是个妇女，在封建社会里，供她活动的天地是狭窄的，不能东奔西走地去经营产业，只能在家里指挥。因此家业却越来越衰败。她很爱萧红。

萧红在《呼兰河传》里说她不喜欢祖母。一是说祖母有洁癖，爱干净，屋里的一切摆设都擦得锃亮，不让她乱摸乱碰。二是说祖母爱唠叨，常骂祖父懒，是个老死脑瓜骨，骂她是小死脑瓜骨。这是萧红以小孩子的目光和心理来写的。不能因此而断定说祖母对萧红不好。

父亲张廷举，字选三，生于光绪十四年（1888）四月十二日，死于1960年。他本是张维岳的三子，家住阿城县福昌号屯。三岁丧母，十二岁时过继给四伯父张维祯为嗣。因此，字选三。他来呼兰前在阿城县里读小学。来呼兰后，过继母范氏认为读多书也无用，还费钱财，企图让他辍学学习营农商，早理财管家。张廷举执意不肯。张维祯不忍遽夺其志，遂送他到齐齐哈尔（当时的黑龙江省省会）去上学。初，毕业于黑龙江省立

高等小学堂，奖励廪生；复，毕业于黑龙江省立优级师范学堂，奖励师范科举人，中书科中书衔，委任为黑龙江省汤原县农业学堂教员兼该县实业局劝业员。清宣统元年（1909）同呼兰县硕学姜文选的长女姜玉兰结婚。翌年，辞去汤原县的职务，回归故里，任呼兰县农工学堂教员兼改良私塾总教员。辛亥革命后，思想比较激进，成为呼兰县的革新人物，少壮派的首领，任过小学校长、通俗出版社社长、义务教育委员会委员长、县教育局局长等职。萧红为了争取婚姻自主出逃后，他受舆论的压力，辞去呼兰县教育局局长的职务，到巴彦县去任该县教育局督学兼清乡局助理员。“九一八”事变之初，在齐齐哈尔任伪黑龙江省教育局秘书，后回呼兰任伪呼兰县协和会会长。“九三”抗战后，他再未工作，曾一度被选为松江省参议会议员。土地改革时，因积极支持子女参军参战，被呼兰县人民政府定为开明绅士。

但他毕竟是封建教育制度下教育出来的旧知识分子，又长期充当官吏，具有浓重的封建统治阶级的思想烙印。在家庭里独断专行，同受新思潮洗礼过的萧红更是格格不入。他在萧红的思想成长过程中，一直是个反面教员，并促使萧红最终走上背叛地主家庭的道路。因此，萧红对他一直耿耿于怀。在萧红早期的作品中，她把对地主家庭的愤恨，全部倾注在他的身上加以鞭笞和抨击。

萧红在《永久的憧憬和追求》里说：

父亲常常为着贪婪而失掉了人性。他对待仆人，对待自己的儿女，以及对待我的祖父，都是同样的吝啬而又疏远，甚至于无情。

有一次为着房客租金的事情，父亲把房客的全套马车赶了过来。房客的家属哭着，诉说着，向着我的祖父跪了下来，于是祖父把两匹棕色的马从车上解下来还了回去。

为着两匹马，父亲向祖父起着终夜的争吵。“两匹马，咱们是不算什么的，穷人，这两匹马就是命根。”祖父这样说着，而父亲还是争吵。

又说：

“九岁时，母亲死去，父亲也就更变了样，偶然打碎了一只杯子，他就要骂到使人发抖的程度。后来就连父亲的眼睛也转了弯，每从他的身边经过，我就象自己的身上生了针刺一样；他斜视着你，他那高傲的眼光从鼻梁经过嘴角而后往下流着。

所以我每每在大雪中的黄昏里，围着暖炉，围着祖父；听着祖父读着诗篇，看着祖父读着诗篇时微红的嘴唇。

父亲打了我的时候，我就在祖父的房里，一直面向着窗子，从黄昏到深夜——窗外的白雪，好象白棉一样的飘着；而暖炉上水壶的盖子，则好象伴奏的乐器似的振动着。

祖父时时把多纹的两手放在我的肩上，而又放在我的头上，我的耳边便响着这样的声音：“快快长吧！长大就好了！”

“长大”是“长大”了，而没有“好”。

可是从祖父那里，知道了人生除掉了冰冷和憎恶以

外，还有温暖和爱。

所以我就向这“温暖”和“爱”的方面，怀着永久的憧憬和追求。

在《祖父死了的时候》，萧红在谈到从没了母亲到祖父死了的十年时说：

过去的十年我是和父亲打斗着生活。在这期间我觉得人是残酷的东西，父亲对我是没有好面孔的，对祖父也是没有好面孔的。对于仆人也是没有好面孔的。因为仆人是穷人，祖父是老了，我是个小孩子，所以我们这些完全没有保障的人就落到他的手里。后来我看到新娶来的母亲也落到他的手里。他喜欢她的时候，便同她说笑，他恼怒的时候便骂她。母亲渐渐也怕起父亲来。

可以说，张廷举对萧红的身心健康有很大的伤害。

母亲姜玉兰，生于光绪十一年（1885）正月初一，死于民国八年（1919）闰七月初二。少女时期从父读过诗书，粗通文字。生一女（萧红）三子（长子夭折，次子张秀珂，三子在她死后送人）。萧红在《感情的碎片》中说：“母亲并不十分爱我，但也总算是母亲。”

萧红的母亲家住在离呼兰二十多公里处的双龙泉屯。姜玉兰的父亲姜文选，聪敏好学，两次赴吉林应试，皆落第。后来再无心猎取功名，在家设馆教书，被当地视为博学之士，呼兰、巴彦两县的学生都到他这里来就读。家里很有钱，拥有土地二百二十多垧，曾被选为黑龙江省议员。

姜文选有四女一子，皆读过诗书，四个女儿长得又出众，是方圆几十里之内有名的姜家四才女。范氏多次托人说媒，直到张廷举从黑龙江省优级师范学堂毕业，被分配到汤原县任职后，姜家才答应把长女姜玉兰许配给张廷举为妻。

清宣统三年五月初六，即 1919 年 6 月 2 日，萧红便在这个家庭里降生了。

## 二 性格的成因

萧红是位性格外向，恣肆任性，坚毅刚强，勇于进取的女作家。在她的身上，既有女性的温情，又有男性的刚毅。在爱情、家庭生活方面，她表现得温情脉脉，软弱无能，离不开男性而独立；在人生的征途上，她又显得英姿勃发，桀骜不驯，努力拼搏，执着不倦。这就是萧红思想性格上的两重性，也是她悲剧的内在因素。

萧红性格的形成，既有其时代的特点，又有其家庭的成因。

萧红是辛亥革命的同龄人。资产阶级的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的思想随着资产阶级革命运动被引进到中国来，似如排空巨浪，激荡着根深蒂固的封建宗法思想和传统道德观念。男女平等，提倡女权的呼声日益高涨。“五四”运动就象一股平地而起的狂飚，席卷了整个神州大地，从根本上动摇了封建思想、道德观念，反帝反封建，民主自由、男女平等，婚姻自主，个性解放之风大长。青年男女为了反对封建包办婚姻，争取自由恋爱，或为了追求无产阶级革命而背叛自己所出身的阶级，离家出走的事层出不穷，已经成为新文学创作的重要主题。这股新思潮也波及到僻远的塞北边疆，在广大青少年的思想中发生着作用。

萧红的家乡呼兰，地处塞北边疆，距离号称东方小莫斯科

的北方名城哈尔滨不到六十公里，是个不大而又历史悠久的小县城。周围是一望无垠的田野和茫茫大草原。呼兰河象条银锁链，哗哗地响着流过城南隅。它温顺时象个年轻的少妇，任人调弄汲取；它狂怒时象匹不驯的驽马，暴烈粗野，常常破堤越轨，冲毁房屋，淹没田园。因此，呼兰的人们既爱它又惧它，只好求助天神保佑，在南河沿上修筑一座很威严壮观的龙王庙，年年祭祀祈祷。龙女大概觉得在龙王身边有诸多不便，还是敬而远之为好吧，悄悄迁徙，竟在人们不知不觉之中离开龙王四、五里地远了。人们觉得还是生活在龙王左右安全可靠，便在龙女撤开的地方修房筑屋。几十年后，这里竟成为人口稠密的居民区了。

萧红的故居就在这里，与龙王庙隔一条道，遥遥相望。

萧红在哈尔滨从事文学创作时，署名悄吟、玲玲、田娣；到上海后出版成名作《生死场》时，始用萧红的笔名。她的原名张乃莹，反倒鲜为人知了。

张家在呼兰既非名门望族，亦非有财有势的大户，但在南河沿这一带，也算是鹤立鸡群了。独门独户，高门楼大院墙，五间青砖黑瓦正房，东西两侧各三间对称的厢房，还有一老厨子王四和一老家人有二伯，丰衣足食。正房的后边还有一个“后花园”，种着各种花草、果树和蔬菜。在北方小县城里，已够让人羡慕的了。偌大的宅院，以前只住着两位老人，后来又增加了一对小夫妻。

萧红的出世，对小夫妻来说也许不算什么，但对于长期膝下无子息的两位孤寂无欢的老人来说，可是天大的喜事。尤其是喜欢孩子的老祖父，简直把萧红视为心肝宝贝、掌上明珠，含在嘴里怕化了，举在头顶怕吓着，不知该怎样喜爱好了。恰

如萧红自己所述：“我想，幸好我长大了，我三岁了，不然祖父该多寂寞。我会走了，我会跑了。我走不动的时候，祖父就抱着我，我走动了，祖父就拉着我。一天到晚，门里门外，寸步不离”。

长期以来，几乎所有论及到萧红的文章，都根据《呼兰河传》表现出来的情调，说她自幼就没有得到父母的慈爱，家庭的温暖，是在孤独寂寞中长大的。实在是天大的误解。

萧红九岁以前的生活是欢快、幸福而又娇惯的。那时家里由祖母当政，祖父是老太爷，随心所欲。父亲是过继子，不便多言，把全身心都放在工作上。母亲身体不太好，尤其是长子夭折，次子（张秀珂）出生以后，更顾不上萧红了，由她随祖父去。萧红聪明伶俐，自然懂得祖父、祖母在家庭里的地位，只要在他们身边，她乐意干啥就干啥，谁也不敢触动她。因此，她从小就养成了恣肆任性，刚毅倔强的性格。

很多论者都把祖母用针刺萧红手指的事当作她从小就没有得到家庭温暖的证据。其实恰恰相反，正好说明祖母对她的娇惯、溺爱。

凡是熟悉东北农村情况的人就知道，建国前东北的农村是相当贫困的。二十年代初，象呼兰这样距哈尔滨很近的县城，除非是官宦人家的住宅有玻璃窗子，就是那些富商的家里也是用特制的窗户纸（用烂麻制作的又黑又厚，韧性很强的一种纸）糊窗户。富裕而又讲究的人家一两年换一次，穷困人家十年八年也换不起一茬，总是哪破哪补，比穷人的衣服还要破烂，往往千疮百孔。象萧红祖母那样用白纸（当时比现今的玻璃还贵重）糊窗户，再用油涂上（既防雨，透亮度又好），已属上等户人家或不会过日子人的作法。萧红说，她三岁的时候，